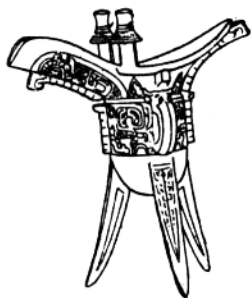




譯編成鼎王

奇傳國中





• 書的人國中 •

奇 傳 國 中

譯編成鼎王

坊書樹春常

版出譽榮

獻給您： 心靈和智慧的享受



- 本書坊為服務廣大讀者，促進香社會，不斷努力，每週推出好書一種。
- 出版消息分別刊載於本書坊關係組合「康乃馨雜誌」及「勇士雜誌」，歡迎來函永和55號信箱，免費贈閱。
- 讀者所購圖書，如有缺頁情形，煩請寄回調換。
- 請多利用郵政劃撥○五四八六九九一號常春樹書坊購閱您喜愛的書，並請多予指教，謝謝您。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出版

中國傳奇

定價：六十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者：常春樹書坊

編著者：王成鼎

總監督：張弓長

發行人：張左群·社長：張曼麗

地址：台北新店三民路117巷8弄16號

通訊處：台北永和55號信箱

電話：911644·9148573

郵政劃撥：○五四八六九九一號常春樹書坊

門市部：台北市中國書城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警字第○三○三號

目 · 錄

古鏡記	王 度	七
白猿傳	佚 名	一九
離魂記	陳玄祐	二三
枕中記	沈既濟	二五
任氏傳	沈既濟	二九
柳氏傳	許堯佐	三八
李章武傳	李景亮	四三
童區寄	柳宗元	五〇
李赤傳	柳宗元	五二

河間傳	柳宗元	五五
柳毅傳	李朝威	五九
霍小玉傳	蔣防	七二
古岳清經	李公佐	八一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八四
盧江馮媼傳	李公佐	九三
謝小娥傳	李公佐	九五
李娃傳	白行簡	九九
三夢記	白行簡	一〇九
長恨歌	陳鴻	一一三
東城老父傳	陳鴻	一一九
鶯鶯傳	元稹	一二五
周秦行紀	章叢	一三九

異夢錄	沈亞之	一四六
湘中怨解	沈亞之	一四九
秦夢記	沈亞之	一五三
馮燕傳	沈亞之	一五八
無雙傳	薛調	一六〇
上清傳	佚名	一六七
楊娼傳	房千里	一七〇
虬髯客傳	杜光庭	一七三
秀師言記	佚名	一七三
鄭德璘傳	佚名	一八四
東陽夜怪錄	佚名	一九〇
靈應傳	佚名	二〇五

● ● ● 古 鏡 記

● 度 王 ●

隋朝汾陰（山西省）有一位奇人，名叫侯生，我以事師之禮尊敬他。在他臨終前，交給我一面古鏡說：

「你拿着這鏡子，可以避百邪。」

我接下後視為寶物收藏起來。鏡子的直徑約有八寸，中央做成麒麟蹲伏的形狀，四方配列東南西北，雕刻着龜龍鳳虎，外側配設八卦，卦外又設有十二生肖，各鑄着十二種動物，又有二十四個類似隸書的文字圍繞在四周，根據侯生說是「二十四氣之象形文字」。若把鏡子朝向太陽，在陽光反射中浮出背面的文字繪畫來，細緻可觀；用力敲打，清脆的聲音蕩氣回腸，連續兩天才會靜止。這就是與其他鏡子不同之處，而被視為寶物也是當然的。侯生時常說：

『據我所知，黃帝有十五面鏡子，最大的一面直徑有一尺五寸，其餘每面相差一寸，這是第八面鏡子。』

雖然年歲已久，記錄也軼散，而侯生所說的話，是不會錯的。古時楊寶救黃雀，黃雀贈送玉環以表謝意，以後，代代興隆；而晉國的張華失去寶劍，不久也沒落了。我現正逢亂世，王室衰頹，我該寄身何處呢？寶鏡也失去了，是多麼悲傷啊！因此，我把寶鏡所發生的怪異事情記載下來，讓數千年之後，人們看到這一段故事，亦能知道曾有一面寶鏡的存在。

大業七年五月，我辭了御史之職回到河東，正巧侯生去世，因而得到此鏡。是年六月，我想回長安，途經長樂坡時，借宿在程雄家。程雄新用了一位婢女，容貌美麗，名叫鸚鵡。我進入房間，整理衣冠，拿著鏡子對照，這時鸚鵡在遠處看見，叩頭流淚說：

『我不敢住下去了。』於是請主人問個詳細。程雄說：『兩個月前，有個客人從東京來，正巧他的婢女病得很厲害，所以就寄居在我這裡，說好回來的時候再帶回去，但是直到現在也沒有回來過，所以不知道這婢女的身世。』我認為事有蹊蹺，就再用古鏡照她，婢女哭泣著說：『請饒命！我這刻變回原形。』我掩住鏡子說：『先說出你的身世吧，然後變回原形，就饒你一命。』婢女再拜而說：『我本是華山府君廟前松樹下的千年老狐，因為大行變惑人類，罪該至死。所以被府君逐捕，逃到河渭（黃河、渭水）之間，成為下邳（陝西省）陳思恭的義女。受到義母的

寵愛，嫁給同鄉人紫華，然而我和紫華意志不相投，因此往東邊逃走，出韓城縣時，遇見旅人李無傲，就與他結爲夫婦，無傲是一位粗暴的丈夫，帶我四處流浪，到這裡時，突然把我留下，不料碰到這古鏡，如今已無法隱身了。」我說道：

「妳是由老狐變成人形的，豈不害人？」婢女說：「變了形服侍人類是不會有害的。如果隱了形幻惑人類，一定被神道所憎忌，自然與死罪相同。」我說：「我想放了你，怎麼樣？」婢女回答說：「主公的厚意，非常感謝，怎麼敢忘記你的恩德呢？可是我一旦被古鏡照過以後，不可隱形了，然而做了許久的人，所以很羞恥變成原形，請把古鏡收起來，讓我盡醉而死。」我說：「收起古鏡，妳就可以逃了吧。」婢女說：「主公雖然有美言相救，收古鏡讓我逃走，可是被古鏡照過後就無法隱形。只希望求短暫的時間，來盡一生的歡樂而已。」

我收藏起古鏡，命僕役備酒，招待程雄家的人以及附近鄰里的人，大開宴會。不久婢女大醉，起舞歌唱說：

寶鏡寶鏡，

哀哉予命。

自我離形，

於今幾姓。

生雖可樂，

死必不傷。

何為眷戀，

守此一方。

歌龍，再拜之後化為老狐而死，一座的人大為驚嘆。

大業八年四月一日，發生日蝕，我適在御史臺廳閣裡午睡，突然覺得四周漸漸昏暗，屬下報告說已經是全蝕了，我拿出古鏡來看，它竟毫無光澤，我認為古鏡也符合陰陽。突然古鏡有了光彩，太陽也漸漸明亮了，當太陽恢復原來的光亮時，古鏡也精明如初。從此以後，每遇到日月蝕虧，古鏡也隨之暗昏。這一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得到一支銅劍，約有四尺長，劍柄刻著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之形，右文似水波之狀，光彩奪目，不同凡響。薛俠拿給我看看說：「我試過這寶劍，每月十五日，在天氣清明的夜晚，放在暗室，自然會發出光明，照耀數丈四方，我已收藏許久了。聽說你很喜歡古物，我願意與你在今夜試一試。」

這天晚上，果然天氣晴霽。把門窗緊閉，不讓它有一些空隙。我把古鏡拿出來放在座位旁邊

，突然古鏡放光，把房間裡照得光亮，好像白天一般，劍放在它的旁邊，黯然失色。薛俠大驚說：「請把古鏡收至匣內。」我依照他的話去做，這時銅劍才放出光彩，不過一二尺而已。薛俠撫摸著劍說：「天下的神物也有勝敗之理呀。」從此以後每月十五日，就拿出古鏡放在暗室，它的光芒照到數丈，可是當月光照入室內時，它的光彩就消失了。這一年冬天，我兼著作郎，奉詔編輯國史，正為蘇綽寫傳記，我家有位名叫豹生的僕役，已經七十歲了，他本來是蘇家的人，對史傳有研究，他看到我寫傳記，悲哀得不能自己。我問他是什麼原故？他對我說：「豹生常受蘇公的優遇，現在看到他所說的話很靈驗，所以感到悲哀。主公所持有的古鏡，是蘇公的朋友，河南苗季子贈送給蘇公的。蘇公非常愛惜它，當他臨死的時候，告訴季子說：『我的生命不太久了，將來這面古鏡會落在誰的手裡呢？我想卜一下它的卦，請你一齊觀看。』於是叫我去拿筮箸，蘇公親自揲卜，然後說：『我死十年之後，我家會失去這鏡子，不知它的所在。可是天地的神物，動靜必然有前兆的。現在黃河汾水附近有寶氣，和這卦相符合，也許古鏡會在那裡出現。』季子說：『也是傳給人所得的嗎？』蘇公詳細觀察卦之後說：『先傳給侯家，再歸王氏，以後就不知所屬了。』豹生說完了涕泣不已。我私下問蘇家，果然曾有過這樣的鏡子，於蘇公去世之後，失去了它的所在，正如同豹生所說的一般。因此我為蘇公寫傳記時，特別在末篇說明蘇公占卦絕倫，就是為敘說此事。

大業九年正月初一，有一位西域僧人托鉢來到我家。舍弟勸接待他，覺得他的神采與衆不同。特地邀他進入內室，供他餐食，談論許久之後，這位西域僧人說：「大施主家似乎有一面絕世寶鏡，可不可以讓我看看？」勸說：「法師怎麼知道這一件事呢？」。西域僧說：「貧道學過明鏡秘術，知道寶氣。貴府每天有碧光上升達到太陽，紅氣屬月亮，這就是寶鏡的精氣，貧道看這精氣已經有兩年多了，所以揆擇吉日，前來觀看。」於是勸拿出來讓他看。西域僧很高興地跑着接捧觀看，又對勸說：「此鏡有數種靈相，我想你還沒見過吧。用金膏塗上，用珠粉擦了之後，再用太陽照晒，它的光影可以透過牆壁了。」西域僧又嘆息說：「如果再別的方法試一試，可以看到人的腑臟，用金煙燻它，用玉水沖洗，再用金膏珠粉拭擦，雖然藏在泥土之中，也不會晦曇的。」於是留下了金煙玉水的方法，試做幾次，都很靈驗，但是從此以後再也見不到這位僧人了。

這年秋天，我兼任芮城縣令（山西省），令廳前有一棵棗樹，樹圍有數丈，前後的縣令到任，必定拜謁此樹，否則將會有殃禍。我以為妖怪都由人興起的，這些淫祀應該杜絕才對。可是縣吏都再三請我仍依循前任縣令的做法，所以我只得爲它祭祀，可是心裡還是認爲此樹有精魅附託在裡面，而人無法去除它，就養成其勢力，於是悄悄地把古鏡懸掛在樹上，二更（十點左右）以後，聽到廳前如打雷一般的聲音，於是起身察視，只見一圈風雨晦暝的烏雲，圍繞在此樹上，電光

閃爍地上下移動。到了黎明，有一大蛇，紫色鱗甲，紅色尾巴，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牠的身上受到了幾處創傷，死在樹下。我便取下古鏡，命令官吏將蛇屍焚燒，然後把樹掘起來，樹心有一個洞穴，越下地中越大，有巨蛇蟠居的痕跡。把死蛇埋掉之後，妖異的事情，就此絕跡了。

這年冬季，我以御史兼芮城縣令，受了勅命出使河北道，開放糧食倉庫救濟陝東百姓。這時天下大飢，疾病猖獗，尤其蒲陝的地方瘟疫最爲流行。有一個河北人張龍駒，是我屬下的小吏，他家上自主人下至僕役數十人，全都染上疾病，我非常同情他，拿着古鏡去探望。讓龍駒捧着鏡照病人，病人被照了之後，都驚起說：「看到龍駒拿着古鏡，它的光線射至身上，好像着了冰一般，寒澈透到肺腑去。」熱度立刻減退，至晚上全部痊癒了。我以爲這樣對古鏡是無害的，所以叫他拿着鏡子救濟衆人，照遍患病的老百姓。這天晚上，鏡子在匣中，冷然自鳴，聲音傳到了很遠的地方，良久才停止。我心裡感到奇怪，翌晨，龍駒告訴我說：「龍駒昨夜夢見一個人，龍頭蛇身，紅冠紫服，告訴龍駒說：『我是鏡精，名叫紫珍，時常有德在你家，所以特來相託。請爲我謝王公吧，百姓有罪，所以天降疫病，可是他却叫我違反天意救百姓，這疫病到了下個月自然會逐漸好轉，請不要使我爲難。』我感到它的靈怪，把它記錄下來，一個月後，疫病果然漸漸轉癒。」

大業十年，我的弟弟王勣，辭官回家，同時計畫將遍遊山水，我阻止他說：「現在天下將亂，盜賊充斥，你要到那裡去呢？我和你是兄弟，從來沒有遠別過，我認爲你此次遠行好像棄世一般。古時尚子平遊五嶽，結果行止不明，如果你追踵這位前賢，是我不能忍受的。」勣說：「我已經決定了，你不必留我，哥哥是現在的達人，當然無所不體會的。孔子說：『匹夫不奪其志矣。』人生如白駒過隙，得情就快樂，失志則悲傷，安逸就達成他的意欲，這就是聖人的意義了。」我不得已和他分別。勣說：「在離別前，我有一件事要求，哥哥的古鏡，並不是塵俗的東西，勣將行走雲路，棲住煙霞，請哥哥把這古鏡賜給我吧。」我回答說：「對你，我有什麼吝惜的事呢？」於是將古鏡贈給他。勣得到古鏡後立即起程，也沒有說明行踪。

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勣回到長安，送回古鏡對我說：「這古鏡真是個寶物，我離開哥哥之後，先遊嵩山少室，有時至石橋，有時坐在玉壇，日暮之時，石巖嵌處，發現了一個石堂，大約可容三、五人，於是我就暫宿在那裡。月夜二更之後有兩個人出現，一個好像是西域胡人，鬚眉白而瘦，一個白鬚長眉，黑而矮，問勣說：『你是什麼人？』勣說：『是尋覓幽閑探穴訪奇的人。』他們倆坐下來和勣談了好久，往往露出怪異的言語來，勣懷疑他們是精怪，開了匣子取出古鏡，鏡光四射，兩人都失聲俯伏下來，矮者化成龜，胡人化爲猿。把鏡子懸到黎明，兩人都死亡多時。龜身帶一些綠毛，猿身帶着白毛。」

「我上了箕山，渡過潁水，經歷太和，觀看玉井。井邊有個池塘，水深而綠。問樵夫時，他回答說：「這是靈池，在這村子裡每逢八節就祭祀它，做爲祈求福祿的。如果祭祀缺乏誠意，池水會湧上黑雲，降下冰雹破壞旱地。」勸拿出古鏡照它，池水馬上沸湧起來，雷聲像霹靂一般，突然池水騰出池中，一滴都沒有損失，行走二百餘步，全部落在地上。有一條魚，長約一丈餘，比手臂還要粗大一點，首部紅色，頭額白色，身體是青黃的間色，無魚鱗，還有涎，蛇形龍角，嘴尖，其形狀好像鯉魚一般，動則有光，在泥水之中，被困在裡面不能遠走。把它殺死用火燒來吃，有油質又可口，可以充幾天的飢餓。」

「到了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一位女兒生病，到了晚間，哀痛的聲音。不堪入耳，我問他是何種病；他說生病以來已經有年餘，白天安然無事，一到晚上常常如此。我住了一宿，聽到女兒哭聲，於是取出古鏡照。病者說：「戴冠郎被殺」，看看病者床下，有一大雄雞已經死了，原來是主人所飼養之大雄雞。」

「遊江南，將渡過廣陵揚子江時，突然烏雲密布整個川河，巨風呼號，波浪湧滾，船夫驚懼失色，恐怕有覆舟的可能。我拿著古鏡站在船上，對江中照了幾下，風雲突然失散，波濤立即消失，剎那間恢復了原來的景色，才可以安然渡過。」

「登過攝山麴芳嶺，越過絕頂，或者進入深洞，達到異鳥，環飛附近不去，或者碰到野熊阻

蹲，都用古鏡消除。這時因渡浙江遇潮出海之便，我坐上了船，突然濤聲振天，距離數百里也可以聽到。船夫說：「波濤洶湧，無法渡海了，如果不迴船，我們可能葬身魚腹。」勸取出古鏡照了幾下，浪濤不再翻滾，四面的江水，被豁開到五十餘里左右；而水漸漸清淺，可以看到大龜散走。於是舉起船帆，直入南浦，到達對岸後，回過頭來一看，濤波洶湧，高達數十丈。

「再登天臺，周遊洞穴，夜行佩之山谷，照着古鏡在身邊百步之處，四面通明，連細小的東西都看得見。林間的宿鳥，驚怕而亂飛。回到會稽來，碰見了張始鸞，得到周牌九章以及明堂六甲之術，與陳永一齊回來。

「到豫章遊歷，見了道士許藏祕，他是旌陽七代的子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與他談論怪異之事，說到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三位女兒，遭遇到了魅病，沒有人能查出她們的原因，而藏祕的治療也無效。勸有位朋友叫趙丹，頗具才器，任豐城縣尉，所以特去訪問丹家，丹命令屬下帶動到旅舍去，可是勸要求他住宿李敬慎家，於是丹命令李敬慎禮遇之，動問起他女兒的病情，李敬慎回答說：「三女同住在內邊閣子；每至日落就化粧更衣，黃昏之後就回到她們的閣子去；吹熄了燈燭，可以聽到與人言笑之聲。到了天亮，不去叫她們就不能清醒，而身體一天比一天消瘦，如果制止她們不要粧梳，就欲自縊投井。」勸對敬慎說：「請引我到閣樓看一下。」閣樓東邊有窗，勸恐怕這窗開啓不方便，於是在白天事先把窗櫺鋸斷四條，用重物支柱，和以往的一樣。到了